

楔子

傷心酒店。

一家位於台北某繁華地區的 PUB。

店名既然叫傷心酒店，想必店主是一位有段傷心往事的人。

店內的裝潢十分特殊，只有黑與白兩種顏色。

你們一定覺得很納悶，這種店會有客人嗎？會賺錢嗎？

答案是：會。

傷心酒店裡賣酒、賣飲料、賣西式餐點、賣中式餐點，就是不賣笑、不賣春！

每當週六下午，傷心酒店總是人滿為患。

光顧此店的人皆是年輕學子，而且以女性居多。

週六下午店裡有駐唱歌手登台表演。

店主是個十分冷漠的人，可是，他卻擁有一張絕美的臉孔。

他的漂亮令女人心折，令男人讚嘆，只是，他從來不笑。

他經常在店裡，面無表情、機械式的擦著吧台上的透明高腳杯。

他不多話，通常只有服務生風伊文才能讓他開口說幾句話。

那麼，這家店為什麼受歡迎？

因為與眾不同，而且店主夠冷漠、夠英俊，就連服務生也十分出色，其中又以風伊文居冠。

沒有人知道店主的名字。

想知道嗎？

他叫——倚時寒，就連名字也夠冷了吧？

## 第一章

現在是下午五點多，傷心酒店才開始營業不久，此刻店裡的客人並不多。

倚時寒面無表情地站在吧台內，有些無聊的任腦袋空轉。

那個年輕女孩又來了，而且還是坐在她常坐的那個座位上。

她為什麼天天上這兒來？只為了來這兒喝杯飲料嗎？或者是為了風伊文而來？

許多年輕女孩有事沒事都喜歡上店裡來，而且一待就整個上午，為的是想吸引伊文的注意，只可惜她們都打錯如意算盤了，伊文不可能會喜歡上她們其中一個的。

此時，風伊文的目光一直在倚時寒那張無表情的俊臉上打轉，彷彿他的臉上長了一粒特大號的肉瘤似的。

察覺到他的視線，倚時寒冷冷地瞄了她一眼，「妳沒事可做了嗎？」如果是，他會十分樂意多分派一些工作給她，免得她老是盯著他看。

「現在客人不多，休息一下也犯法了嗎？」風伊文笑意不減。他那一張撲克臉唬唬別人還可以，拿來對付她？省省吧！她才不吃那一套！

沒錯，她——風伊文，是個貨真價實、如假包換的女孩，不過，沒有幾個人知道，來過傷心酒店的人都以為她是男的，而她也懶得解釋。

「對了，上次那篇關於人狼的報導你看了嗎？」她佯裝受不了的搖頭嘆氣。「真是麻煩。你說，我們的清靜日子會不會因此而結束呢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他僅是瞥她一眼便轉回頭。「但我想狩狼者應該不會再度出現吧，畢竟都銷聲匿跡好一陣子了。」

「希望如此嘍，否則要是害得我們忙著無謂的戰爭，沒空去談戀愛什麼的，就真的太夭壽了。」說著，她曖昧地朝自家老闆拋了個媚眼。

倚時寒沒有理她，逕自低下頭開始他的工作——擦杯子，擺明了他要開始工作，閒人勿擾。

得不到回答，風伊文一把搶走他手上的抹布，「我在跟你說話耶！你難道不能尊重我一下嗎？」

倚時寒不得不抬起頭直視她。

這還差不多！風伊文滿意地甩了甩那一塊自他手上搶來的抹布，不料卻失手甩到他臉上。

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「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雖然不是故意的，不過真的很想笑。

拿下抹布，他淡淡開口。「妳還要跟我說什麼？」

風伊文勉強克制住滿腔的笑意。

倚時寒直直地盯著她，瞧她彎彎的眉毛和快要眯成一條線的眼睛，他就知道她想笑。

他後悔了，當初離開家時，真不該心軟帶她同行的。

「我……咳！咳！你看見角落那個女孩子了嗎？」風伊文憋笑憋得滿臉通紅。

當然看見了，他又不是瞎子。難道伊文也注意到她了？

坐在角落的那個女孩剪了一頭俏麗的短髮，有著一雙明亮清澈的眸子，直挺挺的鼻子，還有一張嬌艷欲滴的紅唇。她並不是絕世美女，而且皮膚大概因經常曬太陽而顯得有些黝黑，但是有一股健康美，且充滿活力，是個年輕無憂的女孩。

倚時寒心中一動，梅兒和他交往時不也是這個年紀？無憂無慮……他嘆了口氣，收回目光。他早已經過了那個年紀了。

風伊文饒富興味地盯著他。嗯，好兆頭！

「如果沒事的話，去工作吧。」倚時寒淡然道。

「誰說我沒事？！」她立即反駁，「那個女孩子幾乎天天上這兒報到，而且固定坐在角落的那個位子，有時候也會和同學一起來。」

倚時寒揚了揚眉，一點也不想回應。

「她是來看你的。」風伊文又是一聲輕笑。

看他？他是動物園裡的猴子嗎？他臉上還是那一百零一號的表情。

風伊文推了推他，「過去問問她要點些什麼。」這可是在為他製造機會！

「那不是妳的工作嗎？」他真搞不懂，到底誰才是老闆？

「沒錯，可是……」

倚時寒打斷她的話，「那麼就該由妳去。」他拿起抹布，繼續擦拭他的玻璃杯。

風伊文翻了翻白眼。真受不了他，人生苦短，他幹麼活得那麼痛苦？

驀地，腦中靈光一閃，她立刻道：「我肚子痛，要上廁所，你自己去招呼人家吧！」

語畢，立即踩著步伐走向後頭。

她看起來一點也不像肚子痛的樣子。倚時寒搖搖頭，認命地拿起 Menu 朝角落的那個女孩走去，誰教他是老闆呢？

「小姐，妳要點些什麼？」遞上 Menu，他十分公式化的詢問。

聶書影自眼角偷偷瞄了他一眼。太幸運了！沒想到她竟然能和他靠得這麼近，那雙漂亮的綠眸雖然沒什麼溫度，卻已迷得她頭昏腦脹，再加上他的挺鼻薄唇和疏離卻很吸引人的冷淡氣息……她的心跳一下子加快許多，雙頰也染上紅暈。

她是聶子嗎？倚時寒不耐煩地又問了一次，「小姐，妳要點些什麼？」

如果不是伊文，他也不用像個呆子似的站在這裡，他簡直可以想像她捧腹大笑的樣子了。

聶書影趕緊回答，「一杯柳橙汁。」

「好的，馬上來。」他旋身朝吧台走去。

可才走沒幾步，就聽到風伊文的聲音揚起，「抱歉，沒有柳橙汁了。」

倚時寒殺人似的目光直直地射向她。她是來攪局的嗎？柳橙汁明明還有一大桶呢！

看見他的表情，風伊文卻開心地笑了。

雖然恨得牙癢癢的，但因為客人已經聽見這話，所以倚時寒只好再度走向那女孩身邊，道：「對不起，沒有柳橙汁了，能不能換一種？」

「那……咖啡好了。」

「好的。」才一轉身，就又聽到風伊文那可惡的聲音再次響起。

「抱歉，咖啡也沒了。」

咖啡也沒有？！倚時寒氣得快冒煙。伊文到底在搞什麼鬼？他真怕自己會失控掐死她。

好奇地轉頭朝風伊文看去，聶書影瞧見對方滿臉笑容地朝她眨了眨眼。他是在幫她？！

聶書影回他一笑，雖然不明白他這麼做的原因，但是，她很高興能和 Boss 說上話。

「那你們店裡還有賣什麼飲料？」她笑問。

「各式各樣的花茶。」倚時寒眉頭深鎖。這女孩大概未成年，不適合喝酒。

「茉莉花茶好了。」

「馬上來。」

走向吧台，倚時寒迅速弄了杯茉莉花茶讓風伊文端過去，並附上警告，「別再搞花樣。」

「知道了啦！」應了聲，她輕快地移至那年輕女孩身邊，「小姐，妳的花茶。」

接著一屁股在對方身邊坐定，「我是風伊文，能告訴我妳的名字嗎？」

「我叫聶書影。」

「妳還在唸書？」

他這不是明知故問嗎？她身上還穿著制服呢！不過聶書影還是回答了問題。

「嗯，高職三年級。」

風伊文突然又問：「妳想知道老闆叫什麼名字嗎？」聲音中有著濃濃的笑意。她發現聶書影的視線不時飄向吧台內，停留在老闆身上，她相信自己沒看錯。

聶書影心中一驚。他看出來了？但她表面上仍故作鎮定的答道：「老闆叫什麼名字與我無關。」

「妳不想知道？」風伊文瞅著她。

「不想。」明明心裡想得要命，她偏偏不肯老老實實的承認，只是下意識拿風伊文和吧台內的老闆來作比較。前者愛笑，溫柔親切；後者沉默，冷若寒冰，這樣兩個極端不同的人為何能結成好友？

「既然不想知道，那就算了。」風伊文四下張望，見店裡的客人逐漸增加，起身離開。「我得去工作了，拜。」

聶書影不禁懊惱地咬唇。早知道就不要嘴硬了，這下可好，白白失去一個知道他名字的機會。

見窗外的天色已經完全暗了，聶書影迅速喝完茉莉花茶，付了帳，背起書包離開傷心酒店。

風伊文一直注意著她的一舉一動，並自動自發地把她知道的情報全都告訴倚時寒，「她叫聶書影，今年讀高三。」

他沒有反應，彷彿她剛才說的話他全都沒聽見似的。

「這麼晚了，她一個年輕女孩隻身走夜路是很危險的，」風伊文試圖讓他良心不安，「更何況人家是為了看你才來的耶！」

晚？現在才六點！倚時寒無動於衷，他的良心今天公休。他揮了揮手，「伊文，妳打算在這兒呆站一個晚上嗎？」若是其他服務生在發呆，他只消看一眼就可以把他們嚇醒，偏偏這會兒發怔的人是風伊文，她可是一點也不怕他。

回過神來，她朝他咧嘴一笑，「我這就去招呼客人，行了吧？」她丟下話就逕自走開，沒有等倚時寒回話，因為她知道他根本就不會回答。

倚時寒寧願自己忙碌，不停地忙碌，因為如此他才不會再想起過去。

十八歲那一年，他認識了梅兒——桑梅兒，一個甜美可人的女孩，他為了她不惜偷偷出島與她相見，並且每天寫一封信給她，兩人的感情如膠似漆。三月十七日這天，他們約好了在公園相見，可是，他卻被朋友纏住，無法前去赴約，也無法聯絡上梅兒，他以為她若沒等到他，便會自行離開，但事實證明他猜錯了。

隔天一大早，他接獲電話，得知梅兒出了意外。為了等他，她遲遲不肯離去，因而慘遭路過的混混輪暴身亡。

他的心在滴血、雙目赤紅，不顧一切飛也似的趕到梅兒身邊，生平第一次，他落淚了，為梅兒、為他自己，也為他們夭折的愛情；他恨天、恨地，更恨他自己，是他害死梅兒的！

因此他不想再帶給別人不幸，若是梅兒不曾認識他，沒有愛上他，沒有和他相約，或許她就不會死去，他是兇手！

想到這兒，倚時寒的神情更冷了。

「媽，我回來了。」聶書影像陣旋風似的席捲而至。

「去洗手吃飯。」陸芝雯寵愛地拍拍她的臉頰，這個個性古靈精怪的女兒是她這輩子最重要的寶貝。

「嗯。」轉身走了幾步，她又回過頭來，問道：「沈叔呢？」

「他有公事要忙。」

「哦。」聶書影衝進浴室洗了手，然後又衝了出來，神祕兮兮地問：「媽，妳喜不喜歡沈叔？」

「小影——」陸芝雯真拿這個女兒沒轍。

聶書影邊盛飯邊道：「老爸已經死了那麼多年，妳還年輕，才三十八歲耶！尋找第二春是天經地義的事。」

聞言，陸芝雯差點自椅子上跌下去。

聶書影眼明手快地趕緊扶住母親，「小心一點。」她說錯了嗎？沒有吧！

陸芝雯阻止女兒再繼續說下去，「我們吃飽飯再談。」她可不想消化不良。

「好吧！」聶書影沉吟了一會兒才勉強同意，反正現在談跟等一下再談好像沒多大差別。

扒了口飯，她偷偷打量坐在對面的母親。她是該讓母親去追求屬於她自己的幸福了，而且沈叔那麼愛母親，這麼多年一直陪在母親左右，她是該撮合撮合他們。可是，該怎麼做呢？聶書影開始動起腦筋，好不容易熬到吃完飯，她隨即拉著母親往客廳走。

「小影，碗還沒洗呢！」陸芝雯仍試圖作垂死的掙扎。

「我待會兒再洗。」看穿母親的詭計，聶書影一語便將話題帶過，等母親坐好之後，她立即開始逼問：「媽，妳到底喜不喜歡沈叔嘛？」

「妳今天怎麼這麼晚才回來？」陸芝雯迅速轉移話題，不想碰觸那個問題，至少目前還不行。

「那個待會兒我會告訴妳，現在請妳先回答我的問題。」她才不會上了母親的當。陸芝雯嘆了口氣。誰說女兒比較貼心的？她訥訥地開口，「妳爸爸……」

「老爸已經上天堂了，說不定此刻他正左擁右抱呢！」為了刺激母親，她不惜抹黑父親，隨口胡謔地亂說一通。

陸芝雯哭笑不得地瞪著女兒。

對於母親的瞪視，聶書影一點也不以為意，還是一臉期盼地等著母親回答。

「妳問這個做啥？」

「沈叔等了妳這麼多年，妳也該給人家一個交代了。」其實她挺喜歡沈浩偉的，對她而言，他像父親也像朋友，「如果沒有感情，那就對他說清楚，別再耽誤人家的青春了。」

瞧她說的，好像自己真成了薄情寡義的負心人！陸芝雯無奈地搖搖頭。

「等妳長大了，有好歸宿之後，我才會考慮這事。」她誠實地說。

「我已經十八歲了。」聶書影認為十八歲就已經長大，至少，可以考駕照了。  
陸芝雯笑著揉揉她的頭，「等妳結了婚，我才能放心。」

這樣啊……那麼當務之急就是趕緊把自己嫁出去嘍？她直線思考的很快得出這個結論。

但是，嫁給誰呢？她左思右想就是找不到一個人選，這可是個大難題，不過為了母親的幸福著想，再困難她也得找個丈夫嫁了，這樣一來，母親才能沒有牽掛地追求屬於她自己的幸福。

「好，」她斬釘截鐵地道，「我一定要盡快把自己嫁出去，免得耽誤了妳和沈叔的青春。」

陸芝雯怔了一下，懷疑是不是聽錯了。剛剛小影說什麼來著？盡快把自己嫁出去？她才十八歲耶！

「妳在開玩笑的吧？」她希望女兒點頭。

誰知，聶書影卻非常認真地否定，「我是很認真的。」

此時，在她的心中已經有一個適當的人選了，一個不愛說話、冷漠的人，就是傷心酒店的老闆。

雖然還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是那並不是問題，名字只是一個人的代號罷了，她看上的是他這個人，無關乎他的名字，不是嗎？即使他叫阿貓、阿狗，她還是喜歡他。

陸芝雯看著女兒臉上變幻莫測的表情，她有預感，女兒有心上人了。

「妳談戀愛了嗎？」

聶書影點點頭，隨即又搖搖頭，嘟起紅唇道：「我只是單戀罷了。」

單戀？陸芝雯這一聽可就有氣了，小影這麼甜美可人，雖然有時有點衝動，但本質上卻是個不可多得的好女孩，竟然有人不喜歡她？！

「他不喜歡妳？」

「也可以這麼說啦！不過，正確地說應該是他不喜歡任何女人。」

同性戀？！老天，陸芝雯覺得自己快昏倒了，小影什麼人不好愛，怎麼偏去愛上一個同性戀？這段戀情恐怕是注定要夭折了。

聶書影未語先笑，不必問她也知道，母親一定誤會了她話中的意思。

「妳還笑得出來？」陸芝雯不悅地白了她一眼。

「媽，妳誤會了，」聶書影知道若再不解釋的話，恐怕以後就別想再去見傷心酒店的老闆，更甭論她準備實行的計劃，「他不是同性戀，只是很冷酷。」

「冷酷？」

「大概是受過創傷吧。」她說出自己的猜測。

「創傷？」

「媽，妳什麼時候改行當鸚鵡了？」聶書影好笑地問。

陸芝雯甩頭，試著消化剛才接收到的訊息。小影喜歡上一個受過創傷的冷酷男人？！

見母親沒有再搭腔，聶書影抓過一個抱枕摟在身前，也陷入沉思中。雖然他的話

真的很少，可是她真的很喜歡他，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他才會待她像朋友一樣呢？

風伊文好像看穿了這事，他會告訴他的老闆嗎？聶書影有些矛盾地想，她希望風伊文會向他透露關於她的事，但是，卻又害怕他根本就無視於她的存在。

陸芝雯試著委婉地道：「小影，妳何不換個對象？換一個溫柔體貼的人，仔細品嚐戀愛的箇中滋味，不需要急著把自己嫁出去。」

「可是，我想嫁給他啊！」一說出口，聶書影馬上羞紅了臉。啊！啊！該死的，她怎麼這麼不害臊？

陸芝雯則是非常震驚，她沒有想到女兒竟然已經這麼喜歡那個男人了，「妳真的這麼喜歡他？」

「嗯！」她不想對母親說謊，「我真的非常、非常喜歡他。」

她也不知為什麼，就是喜歡 Boss 身上散發的冷酷又淡漠浪子氣息，她從來沒對任何人有過這種強烈的感覺，因此即使她根本不了解他的性格，仍是對他一見鍾情，並努力嘗試去接近他，希望他也能夠接受自己。

陸芝雯並不是一個食古不化的人，也無意干涉女兒的愛情，只要她能快樂幸福就好，「其實妳喜歡什麼人，媽都不反對，只要他能好好待妳。」

「我相信他會的。」聶書影不知哪來的信心。

「再三個月妳就畢業了吧？」

「嗯。」她高興得很，終於可以脫離一大堆的課本了。

「想再升學嗎？」

她驚恐地搖搖頭。上大專或技術學院再深造？她又不是有自虐傾向，她的願望只是當個幸福的賢妻良母，不然幹麼選讀家政科？

「我還有些資料要整理，妳早點休息吧。」一向不勉強女兒的陸芝雯點點頭，起身準備回房。今天就談到這裡吧，她怕女兒再說出一些驚人之語，更怕她的心臟會負荷不了。

「哦。」

聶書影呆坐了一會兒，才記起她的工作——洗碗，她一向主張今日事今日畢，所以立即捲起袖子走進廚房，準備開始洗碗。

其實風伊文也長得很好看，只不過她對他沒興趣，但是她的死黨小紀可對他著迷得很，有機會的話，她會替小紀介紹的。

洗完碗，回到房裡，第一件事就是餵她的寵物嘟嘟吃東西，牠是一隻蜥蜴。

她伸手讓嘟嘟沿著她的手臂爬到肩膀上，「嘟嘟，怎麼辦？我好擔心他看不上我。」嘟嘟打了個嗝，不停地眨著眼睛。

「可是，我真的很喜歡他嘛！」聶書影又說，顯然已經很習慣自言自語，或者對著一隻蜥蜴說話。「嘟嘟，你說他會喜歡我嗎？」

也不知是天意使然或者只是湊巧，嘟嘟竟點了點頭。

聶書影欣喜若狂。那麼她和他是有希望的哦！她伸手摸了摸嘟嘟，既然連嘟嘟都認為他會喜歡她，那她對自己更該有信心。

「明天我幫你加菜。」她所謂的加菜，不過就是捉幾隻蒼蠅來孝敬牠。

## 第二章

鈴……鬧鐘驀然大叫。

聶書影被嚇得摔到床下，「哎喲——」她緩緩地爬了起來，揉揉發疼的臀部。天天都重複這個步驟，屁股都摔得快長繭了。

見鬧鐘仍是叫個不停，她嘆了口氣，伸手按了它一下。

嗯！安靜多了，聶書影滿意地揚起嘴角，然後火速更衣梳洗完畢，看了看錶，現在才七點五分，不錯，有進步了，她對自己今日的表現覺得很滿意。

餵嘟嘟吃完東西後，她便背起書包走出房間。

「小影，吃早點了。」

放下書包，她往廚房走去，「媽，妳今天早上有課啊？」她咬了一口吐司，語音模糊地問。

「吃東西的時候不要說話。」陸芝雯指出她的缺點。

「反正又沒有外人在。」吞下口中的吐司，她咕噥道。

陸芝雯啼笑皆非地遞給女兒一杯五百西西的牛奶，「這是餐桌上的基本禮儀，跟有沒有外人在場無關。」

「是，我會改進的。」聶書影俏皮地行了個舉手禮，但是天知道她改得掉嗎？

真拿這個寶貝女兒沒辦法。陸芝雯笑笑。

看了一下手上的錶，七點二十分，老天，她快遲到了！聶書影趕緊把剩下的吐司塞進嘴裡，還差點噎著了。

「慢慢吃。」陸芝雯忙拍拍她的背，替她順氣。

端起牛奶喝了一大口，聶書影吞下吐司後道：「媽，我快遲到了。」

「我載妳去。」

YA！她在心中暗自喝采，她等的就是這句話，在母親任教的學校裡唸書就是有這個好處，可以搭母親的便車去上學，即使遲到也不怕被登記。

「謝謝媽，我就知道媽最好了。」她立刻撒嬌討好。

陸芝雯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東西，拿起車鑰匙道：「走吧！」

「嗯！」她趕緊拎起書包跟在母親身後。

唉！上學，一成不變的日子。

「書影、書影。」

才一踏進教室，聶書影就聽見好友的大呼小叫，像是在招魂似的。

「幹麼？」她放下書包後應道。

紀知雁快速衝到她身邊，上氣不接下氣地問：「昨天有沒有什麼收穫？」

聶書影神祕兮兮地睨了她一眼，「不告訴妳，誰教妳昨天不跟我一起去。」

紀知雁雙手合十地懇求。「拜託啦！妳告訴我嘛！昨天我得去上補習班，妳又不是不知道。」



她故作猶豫地吊著好友的胃口，「這個嘛……我想想。」

「妳……我們是不是好朋友嘛！」紀知雁氣呼呼地嚷著。

聶書影笑了起來，「好、好，我說就是了……」她把昨天風伊文主動搭訕的事全盤托出。

聽完，紀知雁一臉嚮往。「要是我昨天不用去補習，就可以和風伊文說話了。」

「那今天一起去？」

「好啊，好啊，」紀知雁聞言猛點頭，「希望風伊文今天也會過來跟我們說話。」風伊文是她心目中的白馬王子、夢中情人，就算要她整天看著他，她也不會感到厭煩。

聶書影沒有太大的反應，因為她的目標不是風伊文，所以即使風伊文向她告白，她也不會覺得高興，她可是很癡心的，她只想要那個冷酷的冰山老闆一個人。

噹！噹！噹！上課鐘響了。

見好友還是一臉癡迷的表情，聶書影推了推她，取笑道：「別再思春啦！上課了。」

「我哪有！」紀知雁嬌嗔。

是呵，她沒有才有鬼吶！皺皺鼻子在座位上坐定，她瞥了一眼桌上的課表，這一堂是國文課。

她打了個呵欠。才第一節課而已，她就已經覺得有些睏了，真不知道今天該怎麼捱下去。

聶書影心不在焉地盯著黑板，老師在台上說得口沫橫飛，可惜她一個字也沒聽進去。

她天天都到傷心酒店去報到，但是也沒見那老闆多看她幾眼，恐怕他連是不是有她這一號忠實顧客也不知道，若照她這個樣子等下去，恐怕就算等到她髮白齒搖都不知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了！

這可不行！聶書影不自覺地搖搖頭。她可得趁她還年輕貌美的時候把自己嫁出去，而且是嫁給傷心酒店的老闆。

「聶書影，聶書影！」

老師在台上喚著她的名字，但她卻毫無所覺，直到她身旁的同學扯了一下她的衣服提醒。

「喂！書影，老師在叫妳了。」

「有。」她連忙回神站了起來。

國文老師好奇地問：「妳不同意我的說法嗎？」

什麼？她根本就心不在焉，哪有不同意的意思。聶書影馬上回答，「沒有。」

「沒有？那妳為什麼搖頭？」老師鍥而不舍地問。

靈機一動，她趕緊裝出一臉崇拜的神情，「我搖頭是因為太訝異了，老師的講解如此精闢，真是聽您一席話，勝讀萬卷書啊！」

「好，妳坐下。」

真、真、真夠噁心巴拉的了，這種話大概也只有她說的出來，不過還真是功效顯著啊！試問當今世上誰不愛聽諂媚的話呢？答案是每個人都愛聽，即使是假話也

無妨。紀知雁朝她豎起大拇指表示稱讚。

聶書影則毫不慚愧地點點頭，並回以一笑。

接下來的時間她收斂多了，除非想再被點到名字。

好不容易終於捱到下課鐘響，紀知雁立即朝她飛奔而來，「妳真是騙死人不償命，連那麼噁心的話也說的出口，真是佩服佩服！」

「不用太崇拜我。」聶書影擺了下手。

紀知雁翻了翻白眼，實在是受不了她的自我膨脹。

這時，另一名同學拿了一封信過來。

「書影，妳還記得上次聯誼載妳的那個建中男生嗎？」

「唔？不記得。」她馬上回答，連想一下也懶，「怎麼了？」

同學將手中的信遞給她，「他寫了封信給妳。」

「我能不能不收？」

「不能。」

她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將信收下，然後隨意往桌上一擺，拉著好友就往外走。

「喂！喂！妳不喜歡他嗎？」紀知雁邊被拖著走邊好奇地問，其實那個建中男生長得十分清秀，真不知道她為什麼不喜歡他。

「他們都太幼稚了。」

幼稚？哈！她聶大小姐大概忘了她自己也不過只有十八歲而已，並未比人家成熟多少，仍是一個乳臭未乾的黃毛丫頭罷了。

心裡雖如此嘲諷，但紀知雁聰明的未加以反駁，她可不想被K，更何況她還有求於人呢！

如果她想認識風伊文的話，還得拜託好友幫她介紹，所以啦，此時此刻，即使聶書影說太陽是打西邊出來，她也不會有異議的。

為了風伊文，她可以連人格也不要！

「妳怎麼不說話？」聶書影察覺到好友的沉默。

「妳有戀父情結，是不是？」

她老實不客氣地往紀知雁頭上敲了一記，「戀妳的大頭鬼！我只是比較喜歡成熟一點的男人。」

「就像傷心酒店那個老闆？」她替她作了補充。

聶書影沒有否認，因為她說的沒錯。

「可是，他好冷漠耶！」還是她的風伊文比較好，像和風似的，既溫柔又體貼。

「那一定是有原因的。」

「要接近他並不容易。」紀知雁說出她的看法。

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。」聶書影信心十足地道。

紀知雁莫可奈何地中止話題，看來書影已經作了決定，她也就毋需多費唇舌了，可是她真的搞不懂書影的想法。

不知何時，聶書影的手中已多了一些零食，她遞了一罐飲料給紀知雁，然後自顧自地拉開拉環，仰頭喝了起來。

紀知雁也拉開拉環，灌了一大口，豪情萬丈地道：「我們互相勉勵吧！」

「嗯。」聶書影神采奕奕地回應。

這就是年輕的特權，心動立即行動，不怕阻礙、排除萬難地朝目標前進。

噹！噹！噹！上課鐘又再度響了起來。

聶書影的一張臉頓時垮了下來，先前的容光煥發一掃而空，她忍不住嘀咕，「再這麼坐下去，我們遲早都會長痔瘡的。」

紀知雁一臉嫌惡地撇清。「要長妳自己去長，我可不奉陪。」

「本來就是嘛，坐太久或站太久都是不好的。」她一本正經地解釋。

「走了啦！」

就這樣，她又被紀知雁拖回教室，繼續另一場酷刑。

## 傷心酒店門外

聶書影背抵著牆，不停深呼吸來緩和激動的情緒。

僅此一牆之隔，只要她推開這扇門走進去，就能看見他了，她該怎麼做才能引起他的注意？

故意在他面前跌倒？不、不，那太不雅觀了，她可得保持形象才行。

「書影，妳在發什麼呆啊？」紀知雁原本已經走進店裡了，一轉頭卻沒瞧見好友的蹤跡，趕緊又回頭出來找她。

「沒什麼。」聶書影重重地吁了口氣。豁出去了！反正她今天一定得認識他不可，「我們進去吧！」

「哦。」紀知雁應了一聲，她真不明白書影到底是怎麼了？好像一到傷心酒店就很反常。

算了，只要能認識風伊文就好，他是附近幾所高中、高職女學生的白馬王子呢！她可得加把勁，以免到時白馬王子被人搶走，那可就欲哭無淚了。

一推開門，聶書影立即習慣性地朝吧台望去，就見到老闆的人影。

不論何時見到他，他都是那麼的俊美、冷漠，似乎這世上並沒有他所在意的東西；那一雙翠綠色的眸子像兩潭湖水似的，令人深陷其中而不自覺，可惜，他從不曾主動和人說話。

風伊文笑盈盈地走近，而他也有一對相同的綠眸。「兩位喝點什麼？」此時店裡只有她一個服務生，其他人都還沒到。

紀知雁直愣愣地盯著風伊文瞧，也不答腔，一副標準的花癡樣。

聶書影仍舊點了一杯柳橙汁。

「那麼妳的朋友呢？」風伊文又好氣又好笑。真是的，她或許沒有波霸般的胸部，但也不至於像「吐魯番窪地」啊！為什麼就沒有人看得出她的性別呢？

「咖啡好了。」見好友可能一時還無法恢復神智，聶書影便隨意替她點了飲料。

「OK，馬上來。」

聶書影在風伊文走後，才用手肘頂了頂死黨，「小紀，妳的口水都快要流下來了！」

「我哪有？！」紀知雁回過神後，不滿地嚷著。

「妳那一副色女的模樣，我哪敢介紹風伊文跟妳認識，要是妳以後非禮人家，那我豈不成了幫兇？」

「聶書影——」紀知雁張牙舞爪地嬌吼，「我像是那種人嗎？」

「像。」她毫不遲疑地回答。

聞言紀知雁翻了翻白眼，「不跟妳一般見識，我可是淑女耶！」

「俗女？」她故意打量好友一番，然後點點頭。「的確是很俗不可耐的女人。」

果然，紀知雁立即哇哇大叫。「妳怎麼可以這樣子毀謗我！」

這個樣子像淑女嗎？百分之百不像，倒有點像淑女的媽。

知道該如何讓紀知雁的態度有三百六十度的大轉變，聶書影促狹道：「風伊文端飲料走過來了。」

「真的？！」紀知雁趕緊坐好，表現出她文靜的一面。

聶書影見狀啞然失笑。

就這麼一會兒的時間，風伊文已經走到她們身邊了。

「妳們今天好像比平常早了一些。」風伊文將飲料輕輕放下。

「嗯。」聶書影點點頭，驀地感覺到有人扯著她的裙子，不必看她也知道是什麼人，「對了，我跟你介紹，她是我的好朋友紀知雁；小紀，他是風伊文。」

風伊文微微一笑，「很高興認識妳。」

「我也是。」紀知雁笑得像是一朵盛開的花那麼燦爛。

聶書影不自覺地視線又飄向吧台，然後深吸了一口氣，端起柳橙汁走向吧台，留下風伊文和紀知雁兩人相處。

「我可以坐在這裡嗎？」在說話的同時，她已經自動自發地坐上高腳椅。

倚時寒的眸子裡閃過一絲意外，但是他還不至於為此感到吃驚，只是漠然地看了她一眼，仍是不打算開他的金口。

這小妮子想做什麼？她居然不怕他！

「我叫聶書影，」她趕緊趁著勇氣尚未消失之前開口道，「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嗎？」

停下手邊的工作，倚時寒銳利的目光直直地射向她，彷彿想藉此令她感到害怕。

聶書影被他看得有些心虛，可是她又沒有做過什麼壞事，何必心虛？

思及此，她的勇氣倍增，也就抬頭挺胸，毫不客氣地回瞪著他。

兩人就這樣對看了半晌，最後仍是聶書影先沉不住氣地別開目光。

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」她氣呼呼地質問。

「我像女人嗎？」倚時寒詫異地挑起眉毛。他哪裡不像男人了？但隨即對她感到一些欣賞。勇氣可嘉，她居然敢這麼跟他說話！

終於開口說話了，她就不信他永遠不開口，不過他沙啞的嗓音令人印象深刻。

朝他甜甜一笑，她道：「不然你為什麼那麼小家子氣，連名字也不肯說？」

這也算小家子氣？倚時寒啼笑皆非。

「倚時寒。」

「什麼？」她一時反應不過來。

「我的名字。」他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告訴她，因為他一向不在乎別人的看法。

「哦，」聶書影開心地點點頭，「你叫倚時寒。」她在心中默唸了十餘次，什麼事都可以忘，就是他的名字不能忘。

他不應該對她那麼友善的，尤其伊文還曾說過她是為了他而來。看見她的笑臉，倚時寒回過神，又冷下臉，轉身整理櫃子裡的器皿和飲品，完全無視她的存在，打定主意不再和她有任何接觸。

不過聶書影可沒那麼容易被嚇退。

「喂！喂！」她敲敲吧台，大呼小叫地喊他。

倚時寒連眉毛也不曾動一下，仍是自顧自地做他的事。

「倚——時——寒——」聶書影一個字一個字地道。

嗯？！她是這幾年來第一個連名帶姓叫他的人，難道他的外表變得和藹可親了嗎？倚時寒不自覺地伸手摸了摸臉。

「我在跟你說話耶！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很不禮貌？」聶書影似乎不打算停止她的抱怨。

好吵！他連身體也懶得轉過來，繼續背對著她，用不帶感情的聲音回答：「我並未請妳跟我說話。」

聶書影一陣錯愕，隨即不以為意地道：「你真的很小氣，跟我說話又不會怎樣。」她沒哭著離開？在他那樣冷淡又不留餘地的回答之後，她居然沒有一絲異樣，反而理直氣壯地回敬他一句，的確是令他另眼看待。

倚時寒的眼中掠過一絲讚賞，隨即消逝不見，不過臉上的表情仍未改變。

聶書影用她那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他的背影瞧，心中竊喜不已。他的態度雖然一點也稱不上友善，但至少她已經知道他的名字了。

有進步，再加油吧！她在心中為自己加油。

喝了口柳橙汁，她再接再厲地問：「你今年幾歲？」她簡直可以聽見自己大得像擂鼓聲似的心跳。

長這麼大，她還是頭一回主動跟男人搭訕耶！偏偏讓她遇上一個冰男。

倚時寒沒有回答。讓她繼續碰釘子，或許她就會覺得無趣而離開了。

許久之後，身後再也聽不見任何聲響，他以為她已經悄然離開，轉身抬眼看去，才發現她仍留在原地，支著下巴等待。

一接觸到他的視線，聶書影立刻綻放出燦爛耀眼的笑顏。「願意告訴我嗎？」她還沒放棄，因為不是有句俗話說「伸手不打笑臉人」嗎？

倚時寒本來不想理她的，可是嘴卻不聽使喚地道：「二十七歲。」

聶書影笑得更開心，他回答她的問題了！

倚時寒別開臉不看她，她的笑靨有股能迷惑人心的魔力，不然他怎麼會如此失常？這種事不該發生的。

「你自己一個人住嗎？」聶書影勉勵自己乘勝追擊。

「……嗯。」儘管理智要自己別再回答，他卻發覺自己無法板起臉來對她。

聶書影知道得趁這個機會好好探詢她想知道的消息，雖然倚時寒的臉仍是那唯一的一種表情，可是她卻隱隱約約覺得有些微不同了。

「你有女朋友嗎？」她不假思索地問出心底最在意的問題，如果他有女朋友的話，那她豈不是玩完了？橫刀奪愛這種事她可做不來。

倚時寒的瞳孔一縮。她問著了他的痛處，該死的，他不該和她談話，難道梅兒的死還不能令他有所警惕嗎？

「有，不過她死了。妳究竟還想知道些什麼？就這麼喜歡挖人家的隱私嗎？」冰冷的聲音、尖銳的言詞，他又恢復到先前冷酷的倚時寒，現在他只想讓她離開，他不需要任何人。

「我……」被他驟變的態度嚇得呆住，聶書影先是錯愕，但在看清他眸中傷人的惡意時，不禁一陣委屈，水氣也不自覺的襲上眼眸。

不是這樣的，她只是想了解他，這樣也有錯嗎？她不是故意要令他想起痛苦的往事，「對不起，我不知道——」

「不必，」他截斷她的話，「妳走吧！我不想看到妳。」

「我……」她更難過了，眼裡滾落透明的水珠，順著臉頰滑下。她的心好痛，原來她這麼令他厭惡……

付了帳後，不顧臉上交錯的淚痕，她旋身逃離傷心酒店。

瞪視著她離開的背影，倚時寒的心竟有些難受，他以為他不會再有任何感覺，以為心早在梅兒死去時也一併埋進土裡，可聶書影那帶淚的臉龐現在卻像在他的腦子裡烙下了印。

「你的心是鐵做的？」風伊文走了過來，譴責地斥道。雖然沒聽清楚他們說了什麼，但聶書影哭著跑掉的原因絕對和他有關。

倚時寒沒有說話。

「或者你根本沒有心？」她是不該這麼說他，因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過去、知道他的愧疚，可是這樣傷害另一個女生，她真的看不過去。

倚時寒仍是不發一言。

此時，店裡的其他幾位工讀生陸陸續續來上班了。

「她是無辜的，你無權那樣傷害她。」風伊文又補上這麼一句。

「閉嘴。」倚時寒煩躁地低吼。